



魯迅 文學獎作品選

散文卷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03

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

魯迅先生命名的魯迅文學獎，是為鼓勵優秀

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

文學理論評論的創作，鼓勵優秀中外文學作品的翻譯，

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而設立的，

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3

散 文 卷

人間出版社
中國作家協會

合作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 3, 散文卷 . -- 初版. --

臺北市：人間，2013.11

250 面：15×21 公分

ISBN 978-986-6777-68-4 (平裝)

855

102023224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3

散文卷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社長 林怡君

地址 台北市長泰街 59 巷 7 號

電話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221-8866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13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200 元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出版說明

魯迅文學獎為大陸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分七類評審，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文學翻譯。長篇小說的選拔由茅盾文學獎負責。就文學體裁、門類而言，魯迅文學獎選拔範圍更為完整。凡評獎年限內發表（包括在擁有互聯網出版許可證的網站上發表）、出版的作品均可參加評選。魯迅文學獎每三年評審一次，自 1995 年開始舉辦，至今已歷五屆。

大陸的文學獎跟台灣的文學獎最大的不同是，大陸的文學獎均就已發表作品進行推薦選拔，而台灣的文學獎則由新進作家將從未發表的作品投稿參選。台灣的文學獎重視提拔新人，而大陸的文學獎則在衆多作家、作品中進行選拔。台灣文學園地較小，新人出頭不易，因此台灣的文學獎均重視新進作家的培養。反之，大陸雜誌、報刊衆多，發表作品比較容易，在已發表作品中進行選拔，確有必要。

大陸文學獎還有一點跟台灣不同。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均由中國作家協會負責，具有官方性質。另外，凡是參與評選的作品，以及最後進入決選的作品，均先在網路上公告，由讀者反映是否合乎資格（如有抄襲，讀者馬上可以舉

發）。決選作品尚未投票前，讀者均可在網上發表意見，供評審委員參考。

魯迅文學獎的評選標準重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衆，容易被大眾所接受的作品，因此，風格上與台灣的文學獎頗有差異。我們引進魯迅文學獎的作品選，一方面想讓台灣讀者了解大陸文學獎的狀況，二方面也可以透過這些作品接觸另一種型態的寫作方式。兩岸的讀者與作者如果能互相觀摩、交流，相信對於兩岸的文學發展都會產生有利的促進作用。

大地山水裡長出的文字

——序《魯迅文學獎作品選—散文卷》

宇文正

常年在編輯檯上閱讀大量散文，也編選過年度散文選，拿到這一冊初排稿，首先看目錄，不免驚訝。初估這本書的厚度，設若是一本台灣的散文選，大約可選 30-40 篇左右，如果主編多選一些小品，那麼增加到 50 篇也很尋常，但這本書一共只得散文 11 篇，而且有些都還標明了是「節選」。會不會冗長得讀不下去呢？孰料一頁頁翻下來，竟不能釋手。

台灣散文精緻，這是我們的強項。但這兩年小清新、小確幸當道，會不會愈走愈精巧而失卻厚重的底蘊，我認為是散文寫作者該放在心上的。在近年台灣散文裡，我們往往讀到的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慾望，這是彌足珍貴的；而我讀這系列大陸作家的散文，讀到的是土地、歷史、時代與民族文化。

聽來似乎真的很沉重，然而畢竟是名家之手，篇幅長，主題大，文字卻一點也不拖沓，許多地方還讓人啞然失笑。

賈平凹寫〈老西安〉，把一個城市的靈魂寫得呼之欲出，與讀者睹面相見的，是從古代文明一路走來的西安，也是一個作家對孕育自己的土地濃稠的情感。老西安人被大上

海人氣得無語，喃喃唸道：「外省人竟還有這樣看待西安的？！」令人莞爾。

李存葆的〈大河遺夢〉則以龐大篇幅寫黃河斷流，其憂懷，有文化之憂，環境之憂，更有對整個華夏文明的思索與反省，全文的磅礴之氣，如在呼喚黃河之水。素素的〈絕唱〉、〈永遠的關外〉，熊育群〈路上的祖先〉，無論寫遼西、寫長城，寫漢人的遷徙之路，都是大地之歌，中國文明之歌。

史鐵生的〈病隙隨筆〉極耐讀，一則一則自問自答，從生命是什麼？生命的意義？肉體、精神與靈魂……乃至於愛情、文學與藝術交互關係的種種辯證，深刻有味。比如他說到 ABC 三角戀情，「一個猶豫的 A 是美的，一個困惑的 B 是美的，一個隱忍的 C 是美的；所以是美的，因為這裡面有靈魂在彷徨，這彷徨看似比不上理智的決斷，但這彷徨卻通向著愛的遼闊……」肉身之病中的種種思索，卻照見心的遼闊。

我私心裡讀來特別投射情感的是南帆〈辛亥年的槍聲〉，寫福建閩侯人—林覺民。閩侯屬大福州市，我的祖籍林森縣，亦屬福州市，從小讀歷史，從未意識到原來林覺民是自己的同鄉，更不知道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裡竟然有這麼多自己的同鄉！林覺民住過的大宅院，後來住的屋主是謝冰心；林覺民有位遠房姪女——徐志摩愛慕的戀人林徽因……天啊，這篇文章給了我太多原鄉的線索！

最見散文功力的當屬韓少功〈山南水北〉，這文字從山南水北裡來，顯然吸收了天地精華，充滿奇思妙想，他說懷舊很貴，陽光很貴，葡萄憂鬱，梓樹很蠢……把種樹諸事寫得驚心動魄，真是奇文。

這是一卷從大地山水裡長出的文字！

宇文正，散文家，聯合報副刊組主任

目錄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出版說明	3
大地山水裡長出的文字 ——序《魯迅文學獎作品選—散文卷》	宇文正 5
賈平凹	1
老西安（節選）	3
李存葆	13
大河遺夢（節選）	15
史鐵生	35
病隙碎筆（節選）	38
素 素	81
絕唱	83
永遠的關外	97

南帆

109

- 辛亥年的槍聲 111
紙上的江湖 143
颱風記 157
讀數時代 167

韓少功

181

- 山南水北（節選） 184

熊育群

217

- 路上的祖先 219

賈平凹

賈平凹小傳

賈平凹，（1952-）當代作家，原名賈平娃，陝西丹鳳人。1975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任陝西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長安》文學月刊編輯。1982年後從事專業創作。任中國作協理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等職。著有小說集《兵娃》、《姐妹本紀》、《山地筆》、《野火集》、《商州散記》、《小月前本》、《臘月·正月》、《天狗》、《晚唱》、《賈平凹獲獎中篇小說集》、《賈平凹自選集》，長篇小說《商州》、《州河》、《浮躁》、《廢都》、《白夜》，自傳體長篇《我是農民》等。散文集《月跡》、《心跡》、《愛的蹤跡》、《賈平凹散文自選集》，詩集《空白》等。他的《臘月·正月》獲中國作協第3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滿月》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於1988年獲美國飛馬文學獎。1997年獲法國女評外國文學獎。賈平凹小說描寫新時期西北農村，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變革。視野開闊，具有豐富的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內蘊，富於地域風土特色，格調清新雋永，明朗自然。

評委會評語

賈平凹的散文創作一直影響著廣大讀者。他關注社會、民生、民情，之所以散文不僅要有意義，也要有意思，因而《賈平凹長篇散文精選》閱讀起來都有其可讀性及可悟性。樸實而機智、沉厚而鮮活，構成了這部散文集的主要特色。

老西安（節選）

賈平凹

當我應承了為老西安寫一本書後，老實講，我是有些犯難了，我並不是土生土長的西安人，雖然在這裡生活了 27 年，對過去的事情卻仍難以全面了解。以別人的經驗寫老城，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廣州，要憑了一大堆業已發黃的照片，但有關舊時西安的照片少得可憐，費盡了心機在數個檔案館裡翻騰，又往一些老古董收藏家家中搜尋，得到的盡是一些「西安事變」、「解放西安」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國人皆知，哪裡又用得著我寫呢？

老西安沒照片？這讓多少人感到疑惑不解，其實，老西安就是少有照片資料。沒有照片的老西安正是老西安。西安曾經叫做長安，這是用不著解說的，也用不著多說中國有 13 個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尤其漢唐，是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其城市的恢宏與繁華輝煌於全世界。可宋元之後，國都東遷北移，如人走茶涼，西安遂漸漸衰敗。到了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荒廢淪落到規模如現今陝西的一個普通縣城的大小，在僅有唐城 1/10 的那一圈明朝的城牆裡，

街是土道，舖為平屋，沒了城門的空門洞外就是莊稼地，胡基壕，蒿丘和澇地，夜裡有貓頭鷹飛到鐘樓上叫嘯，肯定有人家死了老的少的，要在門首用白布草席搭了靈棚哭喪，而黎明出城去報喪的就常見到狼拖著掃帚長尾在田埂上遊走。北京、上海已經有洋人的租界了，蹬著高跟鞋拎著小坤包的摩登女郎和穿了西服掛了懷錶的先生們生活裡大量充斥了洋貨，言語裡也時不時夾雜了「密司特」之類的英文，而西安街頭的牆上，一大片賣大力丸、治花柳病、售虎頭萬金油的廣告裡偶爾有一張兩張胡蝶的、阮玲玉的燙髮影照，普遍地把火柴稱做洋火，把肥皂叫成洋鹼，充其量有了名為「大芳」的一間照相館。去館子裡照相，這是多麼時髦的事！民間裡廣泛有著照相會攝去人的魂魄的，照相一定要照全身，照半身有殺身之禍的流言。但照相館裡到底是怎麼回事，9.9/10 的人只是經過了照相館門口向裡窺視，立即匆匆走過，同當今的下了崗的工人經過了西安凱悅五星級大酒店門口的感覺是一樣的。一位南郊的 90 歲的老人曾經對我說過他年輕時與人坐在城南門口的河壕上拉話兒，緣頭是由「大芳」照相館櫥窗裡蔣介石的巨照說開的，一個說：蔣委員長不知道一天吃的什麼飯，肯定是頓頓撈一碗乾面，油潑的辣子調得紅紅的。他說：我要當了蔣委員長，全村的糞都要是我的，誰也不能拾。這老人的哥哥後來在警察局裡做事，得勢了，也讓他和老婆去照相館照相，「我一進去，」老人說，「人家問全光還是側光？我倒嚇了一跳，照相還要脫光

衣服？！我說，我就全光吧，老婆害羞，她光個上半身吧。」

正是因為整個老西安只有那麼一兩間小小的照相館，進去照的只是官人、軍閥和有錢的人，才導致了今日企圖以老照片反映當時的民俗風情的想法落空，也是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首先感到了老的西安區別於老的北京、上海、廣州的獨特處。

但是，西安畢竟是西安，無論說老道新，若要寫中國，西安是怎麼也無法繞過去的。

如果讓西安人說起西安，隨便從街上叫住一個人吧，都會眉飛色舞地排闊：西安嘛，西安在漢唐做國都的時候，北方是北夷呀，南方是南蠻吧。現在把四川盆地稱「天府之國」，其實「天府之國」最早說的是我們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西安是大地的圓點。西安是中國的中心。西安東有華岳，西是太白山，南靠秦嶺，北臨渭水，土地是中國最厚的黃土地，城牆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城牆。長安長安，長治久安，從古至今，它被水淹過嗎？沒有。被地震毀壞過嗎？沒有。日本鬼子那麼兇，他打到西安城邊就停止了！據說新中國成立時選國都地，差一點就又選中了西安呢。瞧瞧吧，哪一個外國總統到中國來不是去了北京、上海就要來西安嗎？到中國不來西安那等於是沒真正來過中國呀！這樣的顯派，外地人或許覺得發笑，但可以說，這種類似於敗落大戶人家的心態卻頑固地潛藏於西安人的意識裡。我曾經親身經歷過這樣一幕：有一次我在一家賓館見著幾個外國人，他

們與一女服務生交談，聽不懂西安話，問怎麼不說普通話呢？女服務生說：「你知道大唐帝國嗎？在唐代西安話就是普通話呀！這時候一隻蒼蠅正好飛落在外國一遊客的帽子上，外國人驚叫這麼好的賓館怎麼有蒼蠅，女服務生一邊趕蒼蠅一邊說：沒瞧這蒼蠅是雙眼皮嗎，它是從唐朝一直飛過來的！」

西安人凡是去過鎮江的北固山的，都嘲笑那個梁武帝在山上寫著的「天下第一江山」幾個字，但我在北京卻遭遇到一件事，令我大受刺激。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要去天橋找個熟人，不知怎麼走，問起一個袒胸露乳的中年漢子「同志，你們北京天橋怎麼去？」他是極熱情的，指點坐幾路車到什麼地方換坐幾路車，然後順著一條巷直走，向左拐再向右拐，如何如何就到了。指點完了，他卻教導起了我：「聽口音是西安的？邊遠地區來不容易啊，應該好好逛逛呀！可我要告訴你，以後問路不要說你們北京天橋怎麼走，北京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是全國人民的，你要問就問：同志，咱們首都的天橋在什麼地方，怎麼個走呀！」皇城根下的北京人口多麼滿，這一下我就憋咧。事隔了10年，我在上海，更是生了一肚子氣，在一家小得可憐的旅館裡住，白天上街幫單位一個同事捎買衣服，跑遍了一條南京路，衣服號碼都是個瘦，沒一件符合同事腰身的。「上海人沒有胖子」，這是我最深刻的印象。夜裡回來，門房的老頭坐在燈下用一個滷鷄腳下酒喝，見著我了硬要叫我也喝喝，我說一個鷄腳你

嚼著我拿什麼下酒呀，他說我這裡有豆腐乳的，拉開抽屜，拿一根牙籤扎起小碟子裡的一塊豆腐乳來。我笑了，沒有吃，也沒有喝，聊開天來。他知道了我是西安人，眼光從老花鏡的上沿處盯著我，說：西安的？聽說西安冷得很，一小便就一根冰枴杖把人擰住了？！我說冷是冷，但沒上海這麼陰冷。他又說：西安城外是不是戈壁灘？！我便不高興了，說，是的，戈壁灘一直到新疆，出門得光膀子穿羊皮襖，野著嗓子拉駱駝哩！他說：大上海這麼大，我還沒見過駱駝的呢。我哼了一聲：大上海就是大，日本就自稱大和，那個馬來西亞也叫做大馬的……回到房間，氣是氣，卻也生出幾分悲哀：在西安時把西安說得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外省人竟還有這樣看待西安的？！

當我在思謀著寫這本書的時候，困擾我的還不是老照片的缺乏，也不是頭痛於文章從哪個角度切入，而真的不知如何為西安定位？我常常想，世上的萬事萬物，一旦成形，它都有著自己的靈魂吧。我向來看一棵樹一塊石頭不自覺地就將其人格化，比如去市政府的大院看到一簇樹枝柯交錯，便認定這些樹前世肯定也是仕途上的政客；在作家協會的辦公室看見了一隻破窗而入的蝴蝶，就斷言這是一個愛好文學者的冤魂。那麼，城市必然是有靈魂的，偌大的一座西安，它的靈魂是什麼呢？

翻閱了古籍典本，陝西是被簡稱秦的，秦原是西周邊陲的一個古老部落，姓嬴氏，善養馬，其先公因為周孝王養馬